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天 歌

蒲钰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天 歌

蒲钰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歌 / 蒲钰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3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8804-7

I. ①天… II. ①蒲…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1761号

天 歌

作 者: 蒲 钰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赵 依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02 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04-7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云雨湖畔	1
第二章	大水过后	59
第三章	旧梦重温	93
第四章	柔情似水	133
第五章	活色生香	183
第六章	针锋相对	207
第七章	险象环生	252
第八章	水碾天歌	302



第一章 云雨湖畔

鱼市不是市。

鱼市是位于龙县云雨湖畔的一个乡镇，距离龙县县城不远。鱼市的人站在茅草街口旧码头朝东南方向望，就能看到一根擎天巨柱耸在山那边，像一根被点燃的雪茄，正在冒着滚滚浓烟。要是天气晴朗，望的人眼力又好，就能看清雪茄屁股上刻着“龙县云雨湖卷烟厂”的字样。要是外人问及，鱼市的老人还会摇头晃脑解释一番：“那是龙县云雨湖卷烟厂的大烟囱哩！卵一样的烟囱，早在清朝光绪年间就开始冒烟子了，新中国成立前在冒烟子，新中国成立后也在冒烟子，这烟子是越冒越浓，越冒越黑了。”

眼前的湖泊就是云雨湖，碧幽幽的，雾蒙蒙的。

云雨湖其实不是湖泊，是一条数百丈宽的河流，因为鱼市地势相对低洼，河床又宽敞，水流就不急了，看上去平静得跟一面镜子似的；鱼市的先人误以为这是湖泊，加上湖面腾起的薄雾总是飘到天上，再变成雨点哗啦啦洒落下来，痛快淋漓地浇灌着鱼市的庄稼，鱼市的人就把它叫云雨湖了。

对岸是龙县县城。

鱼市人祖祖辈辈都种烤烟，靠卖烤烟讨生活。五六月份的时候，他们把地里那些两三尺长的烤烟叶子摘回家里，用一根细细的麻绳，或者是棕

树叶子把这些烤烟叶子绑在一根五六尺长的竹竿上，放到烤烟房里烤干后，再把这些金灿灿的烤烟挑到县城里去卖，换回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

县城看着近，走起来却很远。

刚开始鱼市没有码头和渡船，去县城得沿着云雨湖的山路往上头走，直到云雨湖变小变细，最后在贵州境内变成一道道山涧、一座座风雨桥，绕到对面后，再沿着云雨湖的山路往回走，如此拐上半天才到城里。

鱼市的男人要去城里卖烤烟，鱼市的女人鸡叫头遍就得起来做饭菜，准备男人路上吃的饭团。这女人的饭团做得很讲究：米饭煮熟了，先舀半海碗，中间掏个窝窝，把放了重盐的酸鱼酸肉酸菜放进去，再舀半海碗米饭盖上去，捏紧，成团，再把饭团取出，放到火塘的火子上翻来覆去地烤干烤焦烤得香喷喷的，再把粘在上面的火子和灰炭清除掉，放进精巧的竹饭盒里；等男人吃完饭，鸡叫三遍上路时，再把精巧的竹饭盒连同叮呤挂到男人的扁担上。

天要黑了，男人还没回来，那些贤惠的女人就会带着孩子举着火把守在村口。男人回来了，竹饭盒里偶尔也会装些糖果，还有女人喜欢的胭脂和针线。

到了民国八年，鱼市的男人嫌那山路不好走，绕得太远了，就把山上的木头砍了，做成蓬蓬船，从茅草街口摇到对面去。云雨湖上的蓬蓬船越摇越多，茅草街口就成了鱼市的码头了。鱼市的男人往返县城很方便，只要扔两分钱给船家，半炷香的工夫就回到家了。

鱼市原本是凤县的地盘，凤县的官道一直开到鱼市的茅草街上。鱼市离龙县县城很近，离凤县县城很远，不好管理，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划分县域时，凤县就把鱼市划分给龙县了。现在，鱼市是龙县下边的一个公社。

二

民间有种说法，安良田百亩，不如修碾房一座。碾房虽说是一个坐地生财的活宝，却也不是想修就能修的，得有殷实的家底，所以散落在云雨湖畔的碾房并不多，像模像样的也就三五座。这三五座碾房中，要数汪家的水碾房最大、生意最好。别的碾房只管碾米，不管榨油，汪家的水碾房

既管碾米又管榨油。

向光明是在饿倒街头的时候被汪长根收留的。那年冬天，有恶人在凤县那栋尖顶的育婴堂里放了一把火，向光明便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汪长根是汪家水碾房的老板，四十来岁，虎背熊腰，黝黑透亮的脸膛跟抹了一层油脂似的，人们管他叫榨油师傅。

“我可怜的孩子啊，你终于醒了。”

这是向光明醒来时，榨油师傅汪长根对向光明说的第一句话，向光明至今还记得，榨油师傅汪长根说这句话的表情，充满了惊喜与关怀。

向光明能够下地走动的时候，碾房里来了一个漂亮女人。这个漂亮女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白里红。白里红是来碾房里帮忙的。碾房里杂七杂八的活儿多，有些细活儿男人做不来，得要女人来做。白里红倒是十分勤快，忙里忙外，汪长根要碾米了，她就帮忙扫地、筛糠；汪长根要榨茶油了，她就帮忙烧灶火，炒茶油籽、碾粉、蒸粉，汪长根与伙计只要把热气腾腾的蒸粉倒进垫了干稻草的铁油箍里，用脚踩实了，捆成饼装进榨床里，装满塞紧，就可以榨油了。

榨油是男人干的体力活，白里红做不来，她就软软地靠在旁边的一根抱大的柱子上，静静地看着。汪家水碾房十分宽敞，靠河一边是水碾，靠里坎边榨油，中间也没东西隔开，看起来就更宽敞了。

偌大的空地上悬着一根长约两丈的海碗口般粗细的撞木。

四个身强力壮的伙计跟在榨油师傅汪长根的屁股后面，用双手扶着那根油光鉴亮的撞木，他们弓着腰杆，做好了撞的准备。汪长根左手抓住缆绳，右手扶着撞头，身子稍微往后仰着，四个伙计分别站到撞木的两旁，双手扶着撞木，绷紧的身子亦往后仰着。“一、二、三。”汪长根将撞头对准榨床里的木楔子，嘴里数着一二三，轻声喊道：“撞！”撞头包了层厚厚的铁皮，木楔子一端也包了层厚厚的铁皮。他们试探着轻轻地撞了一下，随着“砰”的一声轻响，木楔子便嵌到榨床里了。

然后，他们喊起了粗犷的榨油号子。

我们榨油——郎！

天天榨姑——娘！

姑娘榨得——响！

出油多不——多！

力气足不——足！

榨床全是——油！

噫呀嘞嘿——撞！

榨油看的是第一撞，第一撞越响亮，出油就越多。汪长根一甩手中的缆绳，伙计们往后一推，撞木高高地扬起，汪长根一拉缆绳，扬在半空中的撞木又借力向前冲去，伙计们双手再往前猛地一送，汪长根扶着的撞头准确无误地撞在榨床的木楔子上，“梆”的一声巨响，山摇地动，整个碾房都晃动起来。木楔子受到撞木猛烈地撞击，一下嵌进去很深，榨床绷得紧紧的，嘎嘎地响。白里红的身心先是感到战栗。汪长根带着伙计们再喊号子，再撞时，白里红的脸就渐渐红润了。白里红突然觉得，汪长根扶着的撞头不是撞在榨床的木楔子上，而是撞在自己身体的某个地方了，让她感到窒满、战栗、晕眩，甚至潮湿了。

这时，油流出来了。

榨床里的油先是像断了线的珠子，紧接着如泉水汨汨地流到油槽里，再流到滚烫的油锅里，霎时，芳香扑鼻。

整个碾房都弥漫着一股茶油的芳香。

只一轮十二撞下来，伙计们的脸上、脖子上都飙汗了，身上的衣服也被汗水浸湿了。伙计们索性把衣服脱了，拧干汗水，随手把衣服挂在碾盘的架子上。有人从荷包里掏出自制的烟丝，用纸或者烟叶子卷成喇叭筒，到灶边抽一根柴火，点燃，悠闲地吸着；有人则坐在碾盘的架子上休息，闲聊，讲一些无关痛痒的痞话；汪长根则把汗湿的衣服扔在碾盘的架子上，也顾不得休息，他光着膀子提着铁锤退去榨床上的小木楔子，再换上稍大一点的木楔子。弄好了，伙计们又迅速站到原先的位置上，伴随着粗犷的号子，碾房里再次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看到这里，白里红也不闲着，她把汪长根和伙计们脱下来的衣服泡在一个大木盆里，又弄了些茶油枯，到隔壁洗头发、洗衣服去了。用茶油枯洗过的头发，光亮，柔软，芳香。用茶油枯泡洗过的衣服干净、舒爽，同样芳香扑鼻。

白里红到碾房里没几天就和榨油师傅好上了。

向光明住在隔壁的仓库里，与榨油师傅汪长根的房间胡乱地隔着几块杉木板子，每天夜里他都会被这个女人的叫声吵醒。有月亮的晚上，他甚至可以看到榨油师傅汪长根把榨油的那股狠劲都用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刚开始，向光明假装睡得跟肥猪一样，鼾声如雷。只是后来向光明感冒了，在关键时刻忍不住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隔壁的动作才有所收敛。第二天早上开闸放水碾桐油籽时，向光明忍不住问汪长根：“师傅，你跟白阿姨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青草界歌会上认识的哩，你白阿姨的歌呀，唱得比画眉还好听。”汪长根舔着厚厚的嘴唇，很自豪的样子。随后他又提醒向光明：“光明，白阿姨是偷偷跑下来看望师傅的，你可千万别跟人家讲哩。”

“要是有人问起呢？”向光明问。

“你就讲白阿姨一个人住在楼上的小房间里。”汪长根眯缝着眼睛说。向光明点了点脑壳，算是答应了。

仓库上有一个小房间，是住人的，向光明刚来的时候就住在小房间里，只是后来白里红来碾房帮忙，没有地方住，榨油师傅汪长根就找来杉木板子把仓库隔成一大一小两间房子，汪长根住大间，向光明住小间，楼上的小房间腾给白里红住。后来白里红跟汪长根好上了，一起睡到仓库里，向光明想回楼上睡，但汪长根不让，楼上的小房间一直空在那里。汪长根这样做是为了避嫌，白里红是嫁人了，是有夫之妇。

刚开始，向光明对榨油师傅跟白阿姨的那点事守口如瓶，比如有人问他，昨晚你师傅有没有跟白阿姨打架？他摆脑壳，说白阿姨一个人睡在楼上的小房间里。有人就笑，说光明，你肯定是睡着了吧。他摆脑壳，老鼠在楼板上打了一晚上架，睡着了才怪呢。

向光明也有管不住自己嘴巴的时候，娃崽都这样，有钱就是爹，有奶便是娘，当扛着杆三八式快炮的民兵营长田必富扔给他一点能吃的东西，他就把榨油师傅跟白里红的那点事说出去了。民兵营长田必富是白里红的男人，三十几岁，矮墩，厚嘴唇，唇边上压了六根焦黄的长胡子，左三根，右三根，遇到事情他就拉扯这六根胡子，拉了左边扯右边，也不是真拉真扯，只要胡子往上一拎，事情就解决了。

胡子拎得多了，自然也就翘在那里了。

田必富在响水桥那边也有座碾房，是靠牛或者马来拉动碾盘的旱碾。左邻右舍嫌牲口屎尿臭尿邈邈，很少有人去他那碾米的，除非哪年雨水特别少，腿溪断流了，汪家的水碾房没水开不了工，人们才会光顾田家的旱碾房。但腿溪碧幽幽的，很少有断流的时候。刚开始，田必富想方设法破坏汪家的水渠，经常往汪家的水渠里扔螃蟹，螃蟹钻得水渠到处漏水。这水一小，汪家的水车就转不起来，碾房就开不了工。可后来龙县有了水泥厂，汪家的水渠固若金汤，螃蟹再也帮不了田家了。

田家的碾房只能给寺庙的和尚碾碾香粉。

三

阳光明媚的午后，汪长根赶马车给人送油去了。还有两担谷子等着要碾，向光明和白里红正在碾房里清扫碾盘。田必富扛着杆快炮，哼着小曲儿：“姐姐屁股白又白，摸了一次舍不得……”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一进门就扔给向光明一根嫩黄瓜。

“光明，你师傅呢？”田必富眯缝着眼睛问道。

“给人家送油去了。”向光明把黄瓜在衣服上擦了两下，然后掰了一大截递给白里红，“白阿姨，你也吃一截，嫩黄瓜哩。”

白里红摆摆脑壳，笑眯着眼睛：“光明，你吃吧，阿姨牙齿疼，吃不得生冷的东西。”

田必富四下看了看，问向光明：“光明，你师傅什么时候回来？”

向光明摆摆脑壳，说：“不太清楚。”

田必富回头问白里红：“臭婆娘，那老家伙什么时候回来？”

白里红说：“可能要到天黑才回来，你来找他有什么卵事？”

田必富说：“没事，就过来看看你。”

向光明啃着黄瓜笑道：“嘿嘿，我就晓得叔叔是过来看白阿姨……”

怕向光明乱讲话，白里红马上制止说：“光明，不懂莫乱讲哩。”但娃崽的嘴巴哪里制止得了，向光明坚执地说：“我才没有乱讲哩，人家都说白阿姨长得乖，就是——”向光明盯着白里红的桃花眼，欲言又止。

白里红急了：“就是什么？”

向光明说：“就是油水多，好榨油哩。”

“好榨油？”

田必富把快炮拿到手上，拍了拍枪杆子，眼皮往上一翻，胡子都快翘上天去了：“哪个卵崽讲的？老子一枪崩了他！”

田必富的样子太吓人了。向光明躲到白里红的屁股后面，探出小半个脑壳惊恐万分地看着这个拿枪的矮男人。白里红伸出手臂，像母鸡张开翅膀护小鸡一样，把向光明轻轻搂在腋窝下：“有你这样吓唬娃崽的吗？田必富，还不把你那杆破枪收起来？”见白里红真生气了，田必富把快炮往地上轻轻一蹶，枪管支在那里，人也就矮了三分。他换了副笑脸说：“光明，别怕，告诉叔叔，哪个讲的？”向光明见拿枪的矮男人说话笑眯眯的，也就不那么害怕了。“是师——”向光明刚张嘴，就“哎哟”一声叫痛起来。白里红暗暗伸手在向光明的身上掐了一把，想要掐住他的话头，但话到嘴边哪里还掐得住，就像屎都到屁股边了，肯定要屙出来。他大叫一声说：“是师傅说的嘛，就是师傅说的嘛。”茄子不开空花，娃娃说的实话，这话确实是汪长根说的。有天晚上，汪长根跟白里红在隔壁弄得很起劲，把他吵醒了。于是他敲着板壁问汪长根：“师傅，大半夜的，你跟白阿姨在做哪样？”汪长根在隔壁牛一样喘着粗气儿说：“莫作声，老子跟你白阿姨，在榨油。”“白阿姨又不是茶油籽，哪来的油？”他不信，汪长根就在隔壁笑道：“白阿姨有的是油哩，不信你闻闻。”他用鼻子闻了，房间里果真有茶油的香味，就信了。

“白阿姨有的是油哩。”向光明躲在白里红身后缩头缩脑地说这话时，他又闻到白里红身上的那股茶油味了，于是他又探着大半个脑壳对田必富吐舌头扮鬼脸说：“白阿姨现在就像锅炒熟了的茶油籽，香喷喷的，要是师傅在的话，准能榨出半锅茶油来。”

“是吗？”

田必富看了白里红一眼，笑了。“老子跟白阿姨现在就榨油去。”田必富笑眯眯地从便衣口袋里摸出一粒水果糖，扔给向光明，吩咐道：“光明，赶紧到路口吃糖去，你师傅要是回来了，就喊一声。”说着，伸手拉白里红的衣服袖子，白里红红了脸，不动，伸手再拉，白里红就随他去

了。田必富从隔壁的房间出来时，红光满面，像换了个人似的，他又扔了一粒水果糖给向光明，然后扛着快炮，哼着小曲儿：“姐姐屁股白又白，摸了一次舍不得……”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以后，田必富总是趁榨油师傅不在的时候隔三岔五来碾房里找白里红榨油。有一次，油刚要上榨，汪长根就回来了，急得向光明在路口大喊：“师傅，这么快就回来了。”只吓得田必富提着裤子拖着快炮落荒而逃。

汪长根是回来取火的。他与伙计赶着马车拉着三桶油刚走两里地，烟瘾上来了，就停下来装了一锅烟，烟装好了，却发现忘了带火，就一个人折回来取火。只是回到房间，见白里红还光着半截身子在床上睡觉，索性往被窝里一钻，也不急着取火了。

向光明也因此找到了乐趣。

每到关键时刻，他就会在路口喊上一声，弄得田必富很狼狈。向光明就在路口捂着肚子笑。白里红的肚子在向光明的笑声里慢慢地鼓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在鱼市拉开了序幕。鱼市的人在民兵营长田必富的带领下攻武卫。向光明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批敢斗，很快成了红卫兵小将的头头，汪家水碾房成了批斗场。

四

有一阵子，杏花大队的男女老少也不做活路了，整天跟着民兵营长田必富的屁股，高喊打倒牛鬼蛇神。杏花大队的牛鬼蛇神不多，就两个，一男一女，都在学校里。田必富拖着快炮带着人冲进学校便把这对男女揪到汪家水碾房里。

男的叫谷正德，是个老知青，据说是临县一所中学的校长，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下放到鱼市来劳动改造，来的时候已经是年过半百的秃顶小老头了。谷正德没干过农活，刚到鱼市公社杏花大队响水桥生产队上工没几天，就让斧子劈开了右脚的膝盖骨，一条右腿就废掉了。大队长苗满田只好安排他到学校代课。学校建在离响水桥不远的湾里，一大一小两栋木屋，堵着一大块操坪。东头的大木屋是教室，长长的一层楼，用杉木板子

隔成三间，两头大间是教室，小间是教师的办公室。西头的小木屋有两层，楼上是教师宿舍，楼下空荡荡的，就六根半抱大的柱子。谷正德到学校代课腿不方便，爬不了楼梯，苗满田就让老木匠白旺财到楼脚装了间房，谷正德吃住都在那里。后来开会，公社书记说：“鱼市公社的娃崽不能没有糖果吃，每个大队都得有一个代销点。”苗满田就把杏花大队的代销点设在学校，这样一来，谷正德就和那些花花绿绿的水果糖住在一起了。

女的叫水香草，也是下放知青。

水香草比谷正德晚来鱼市两年，她正式到学校当老师后，谷正德就专门打理代销点，不再代课了。水香草刚到学校的那年，田必富经常扛着快炮往学校跑。他家的旱碾房与学校隔着一尾清浅的小溪，只要踩着溪水就过去了。他去代销点买水果糖。代销点的水果糖一分钱一颗，他也不多买，每次就花一分钱买一颗，然后含着水果糖扛着快炮在学校里四下转悠，见了水香草，有话没话，他总要扯上一箩筐。

学校白天特别热闹，到了傍晚，学生都回家了，学校就冷清了。年轻的水香草爱唱歌，每到日落黄昏的时候就亮起嗓子唱：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阿哥呀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
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
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地个唱呀
小阿哥为什么呀不开言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阿哥呀想把军来参
风车呀跟着那个东风转哪
阿哥惦记着呀小英莲
风向呀不定那个车难转哪
决心没有下呀怎么开言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阿哥呀告诉小英莲

.....

有天傍晚，谷正德冷缩着手趴在代销点的窗口里听水香草唱《九九艳阳天》，田必富扛着快炮踩着冰冷的溪水过来买糖，到河心里绊了一跤，拖着杆快炮湿漉漉地爬上岸来。谷正德见了，笑呵呵地对水香草说：“香草老师，这个武大郎准是被你的歌声绊倒了，又弄了一裤裆水，你给他烧盆炭火烤烤。”水香草这才止住唱，红着脸上楼烧了一盆炭火，叫田必富上去烤，还烧了碗姜汤给他喝。

田必富以为水香草对自己有意思，烤火的时候，他就试探着把手放在水香草的大腿上。第一次，水香草把他的手推开了，红着脸没有说话。再放，水香草说话了，只是碍着他是民兵营长，话说得很委婉：“营长，别这样，这大白天的，让人看到了多不好。”哪想田必富会错意了，回家吃过夜饭还踩着冰冷的溪水摸到学校。

学校比较僻静，水香草晚上睡觉防男人，上楼就把楼梯给抽了。田必富摸了半天没有摸到楼梯，干脆顺着代销点的柱子爬到楼上去。眼看就要爬上二楼了。哪想关键时刻脚“砰”地踢到板壁上，弄出好大的声响，把谷正德惊醒了。

谷正德问了声：“哪个在外面？”

田必富哪敢吱声，右手的手指头死死钩着走廊边的木枋子，左手搂着柱子，一动不动。只是时间稍长，就累得直喘粗气了。谷正德听到外边有人喘粗气，以为有小偷在撬代销点，就用平时撵老鼠的竹棍子捅着楼板喊起来：“香草老师，香草老师，好像有贼在撬我店子，你打火出去看一下。”听说有贼撬店子，水香草连忙拨亮床头的油灯，披起外套，从房间跑出来，外面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也不见贼人在哪，就想放楼梯下去看看，只是弯腰拿楼梯时，见走廊边的木枋上钩着几根手指头，便一脚踩上去，扯着喉咙喊开了。

“抓贼啊，抓贼啊，快来抓贼！”

田必富应声从柱子上掉了下来，一屁股坐到地板上，痛得眼泪娘都飙出来了。见贼人掉下去了，水香草在楼上跺着脚高喊：“抓贼——”

好在田必富的脑瓜子好使，反应快，忍痛爬起来，跑到河边大喊“抓贼”，然后“砰”地放了一枪，这才拖着快炮哼哼叽叽地跑回到代销点。

很多社员举着火把打着手电筒赶来了。

田必富哼哼叽叽地说：“还真有小偷，往汪家水碾房那边跑了，个子也不高，估计是个细娃崽，老子拖着快炮追到河边的时候，不小心滚了一跤，没追上。”

听说小偷跑了，大伙儿也就散去了。

那以后，田必富很少去学校买糖了。

杏花大队的牛鬼蛇神谷正德与水香草被揪到汪家水碾房，田必富每天都高喊着口号，变戏法整他们。男的挂尿桶、戴高帽子，女的挂破鞋、剃阴阳头……凡是用来整牛鬼蛇神的狠招田必富都用遍了。

田必富还根据鱼市公社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整人办法。男的拿来“碾米”，女的拿去“榨油”。说起“碾米”与“榨油”，还真没有人受得了这份活罪哩。谷正德被红卫兵小将们按倒在碾槽里面，两腿掰开来，胯裆正对着碾轮，田必富走上前去，一脚踩了胸口，举起快炮高喊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再踏上一脚，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口号喊过之后，田必富开始数落起谷正德的种种不是：“知识分子都是牛鬼蛇神，臭老九！这种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连每天吃的米是怎么来的都不晓得！今天，我们贫下中农就来给他上一堂课，让他晓得米是用谷子碾出来的……”

这时人群里有人故意问：“营长，这谷子在哪里？”

田必富说：“还能在哪里，当然是在裤裆头。”

有人起哄：“谷正德的裤裆头哪来谷子喽，就两粒烂桐油籽。”

田必富说：“那我们今天就来碾烂桐油籽。”

然后拉着腔喊：“开闸——放水！”

向光明把水闸打开，碾盘骨碌碌地动起来，石头做的碾轮向谷正德的胯裆碾来，眼看就要碾到裆里了，人群里蹿出两条汉子，硬生生把碾轮停住。尽管这样，谷正德还是吓得屎尿屙到了裤裆里。

谷正德是知识分子，爱体面，哪受得了这种侮辱，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往自己的脑壳里钉了枚五寸长的大铁钉，死在代销点里。学校背后的苦竹林里有个大坑，是田必富半年前挖竹老鼠挖的，田必富叫人把谷正德的尸体扔到大坑里，刨土埋了。

谷正德被打倒后，田必富又指着水香草说：“知识分子都是牛鬼蛇神，臭老九！这种女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天到晚只晓得唱流氓歌曲，勾引男人！天天炒菜放油，也不晓得油是怎么来的，我们贫下中农得给她补补课。”然后叫人把水香草绑到榨床上，让汪长根和伙计轮流榨油，也不是真榨，每次撞木都是撞在她身旁的木楔子上，尽管这样，这个女人后来还是疯了。

鱼市公社的牛鬼蛇神死的死，疯的疯，但革命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反而空前高涨。后来，民兵营长田必富跳到碾盘架子上举枪高呼：“打倒新资产阶级不良分子！”汪长根就倒霉了。有人觉得汪长根有点冤，但田必富不觉得，田必富说：“一点都不冤，鱼市公社就他汪长根一个人有碾房。”

有人提醒田必富：“营长，你家不也有个旱碾房吗？”

田必富说：“那是以前的，早就废了，不像他汪长根，到现在都还剥削贫下中农。”

有人就笑：“这汪长根什么时候剥削我们贫下中农了。”

田必富说：“不是剥削是什么？”田必富短而粗的手指头往板壁上一戳，人们这才看到，碾房的板壁上，还记着十几笔账。

汪长根把账记在碾房的板壁上，板壁就是汪长根的记账本，谁家碾米榨油还没有付账，他就到灶边捡个火炭子把账记在碾房的板壁上，而且记的都是晚辈们的名字。譬如，1956年8月14日，温兴华的爹碾米一担；1965年12月18日，杨大狗的娘榨茶油80斤。这样记的意图很明显，即便是当事人不在了，债务还在，还得父债子还。要是有人把账付了，他就会把名字抹掉，火炭子记账，用手板就能抹掉了。遇上年长日久的抹不掉，汪长根只要往手板心里吐叭口水，就能抹掉了。

汪长根是杏花大队的新资产阶级不良分子，被田必富在大会上批来斗去，戴高帽子，挂尿桶，吊边猪，滚桐，碾米……汪长根实在受不了这份

活罪，一天夜里就用火炭子在碾房的板壁上写了遗言。

白里红：

我走了，请帮我把碾房管好，把光明带大。

汪长根留。

汪长根死了。

拇指粗的一条棕绳子从横梁上挂下来，蛇一样缠住了汪长根的脖子。汪长根死的时候一丝不挂，就像一根剥了皮的玉米棒子，被人晾挂在屋檐下，又被人取走了，扔在对面的一块苕地边，就地挖坑埋了。

五

生命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抹不掉的，就像板壁上的遗言被人抹掉了，它在向光明的心里依然亮堂着，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汪长根没儿没女，他是把向光明当成儿子了。他在板壁上写遗言的时候就像一个要出远门的长辈，只是简单地吩咐，要白里红把家看好。

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走了呢？

向光明正跪在汪长根的坟前忏悔，坟脚的苕地里突然传来了“沙沙沙”的响声。向光明心里一紧，难道自己祭拜榨油师傅被人发现了？赶紧蹑手蹑脚地躲到一块墓碑后面。“沙沙沙”的响声一直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嘿嘿，准是老鼠在偷苕吃！

向光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抓住偷苕的老鼠。

偷苕吃的老鼠肥着呢，少说也有二两肉吧，要是抓住了，烧来吃……向光明舔舔嘴唇，香着呢。他借着朦朦胧胧的月光，慢慢地向坟脚的苕地摸去。

这时，苕地里的响声消失了。

难道老鼠听到动静，逃跑了。

向光明寻思着，该不该继续向那块苕地靠拢。黑暗中“嚓”的一声